



■陈建全

小区门口,收废品的老陈正在整理纸板。他儿子蹲在一旁,拿根小树枝逗弄着一只西瓜虫。虫子蜷成小球,他便安静地等;虫子伸展开,仓皇逃窜,他又轻轻把它拨回来。

我正看得入神。老陈抬头笑:“这小东西,他能玩一个下午。”

我忽然想起自家那两个臭小子,五六岁时,也曾这样趴在草地上看蚂蚁搬家,一看就是半天。那专注的神情,和眼前这孩子一模一样。可现在他们读大学了,寒假回来,手机几乎长在手上。

妻子在厨房择菜,喊我帮忙。她教高中英语,又当着班主任,天不亮就出门,晚上回来常对着红笔批改的作业本发呆。周末难得清闲,说要包顿饺子。

“那两个小子呢?”她问。

“屋里玩手机。”

“喊他们一起来帮忙包饺子。”

我喊了两声,没人动。妻子擦擦手,走进房间,不知说了些什么,两个大小伙子竟然真的出来了。围在桌边,笨手笨脚地捏饺子,捏得歪歪扭扭,还互相取笑。闹着闹着,面粉沾到脸上、衣服上,屋里便有了笑声。我看着他们,忽然觉得,这一刻真好。很平常,很单纯,像很多年前他们还小的时候。

这些年,在学校待久了,见惯了各种评比、考核、职称、荣誉,自己也身在其中,不知不觉就把这些东西看得很重。可此刻,看着两个儿子笨拙地捏饺子,听着妻子轻声数落他们,我忽然觉得——人来到世上,首先是一个生命。生命原本是单纯的,我们却常常活成了欲望、野心、身份、称谓,反倒听不见生命本身的声音了。

倒是这些日常琐碎,包一顿饺子,闹一场,笑一场,让人觉得踏实。

饺子出锅,热气腾腾。老二咬一口,烫得龇牙咧嘴。老大吃得快,又去捞第二个。妻子笑着让他们慢点,自

勇敢反“惰”

■林美聪

上午第三节课临近下课时,一位家长生拉硬拽着一个小女孩来到教室门口。再看看小女孩一脸不情愿、哭哭啼啼的样子,我大概猜到孩子是被逼无奈而来的。

果不其然,当家长向我解释孩子复学的原因(上周生病),并把孩子往教室门口推时,小女孩强硬得就像镇守阵地的战士,怎么也不肯向教室门口退让一步。

于是,母女之间的极限拉扯就此展开,从她们进校开始一直到第三节下课铃响,她们一直在做重复的动作——母亲把女儿推到教室门口后径直往校门口方向走,女儿就跟上;母亲再把女儿推到教室门口径直往校门口方向走,女儿再跟上……

总之,整条走廊的老师和学生都在上课之余观看一场你来我往的拉锯战。直到小女孩的班主任闻风

赶来劝慰,我们也从班主任口中得知,这样的戏码今天已经反复上演三次了。其实,小女孩表现出的是所有人都有可能产生的惰性心理——这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状态,是个体在面对任务、目标或生活需求时,倾向于拖延、逃避或降低行动力,以维持现状或追求短期舒适的心理倾向。

小女孩的事情让我一下子想到自己,想到身边的人。我们有太多人生活在“积极废人”的循环中,总是计划满满,可是行动寥寥。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,于是我们会在每个年初、月初甚至每天早晨制定新计划,幻想成为一个全新的自己。

结果呢?那些美好的想象,往往都成为安慰自己的借口。想着瘦身后的样子,手上的零食却放不下来;想象升职加薪的场景,手头的工作却一拖再拖。

德国心理学家加布里埃尔·厄廷根的著作《反惰性》就基于百余篇论

己却顾不上吃。

我看着这一桌狼藉,忽然想起乡下的父母亲。

父亲是小学老师,退休十多年了。母亲一辈子务农,很淳朴。老两口住在乡下老家,日子过得简单——父亲侍弄几个小菜园,母亲喂些鸡鸭,晚饭后看会儿电视,或到邻居家串下门,九点准时睡觉。十多年来,就这样平平静静地过到现在。

周末我们常回去看看。每次车还没停稳,母亲就迎出来了,父亲站在屋檐下,笑呵呵的。饭桌上永远是那几样家常菜,话也永远是那几句——工作忙不忙,孩子怎么样,多吃点。

有一回我问父亲:“一辈子就这么过,闷不闷?”

他想了想,说:“有什么闷的,不是挺好的嘛。”
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,他们活了大半辈子,始终活在自己里面。那些我们拼命追逐的东西,在他们那里,轻得像阵风。母亲送我们出门时,总要往后备箱塞些自己种的青菜。我说城里都有卖的,她不肯:“自己种的,不一样。”那青菜带着泥土的气息,叶子上的虫眼都透着鲜活。每次吃着,心里就踏实。

前些日子母亲感冒,我们赶回去,见她躺在床上。烧退后,她坐在院子里晒太阳,眯着眼睛,像只老猫。那天返城路上,妻子说:“爸妈身体好,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。”他们安好,我们便安心。这样的安心,大概也是一种单纯的声音吧。

晚上,两个儿子破天荒没回房间,坐在客厅陪我们看老电影。是一部很老的片子,画面沙沙的,像旧时光的颗粒。看到一半,老二靠在我肩上睡着了。我侧头看看老二,睡着的时候,眉眼间还是小时候的模样。

我想,心的境界,大概就是丰富而又单纯吧。像孩子那样对世界好奇,又能把日子过得滋味来。我们能给孩子的,或许就是这样一种可能——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,还能听见那些单纯的声音,还能为一顿饺子、一场老电影、一只西瓜虫,停下脚步。

夜深了,妻子起身去关窗,经过我身边时轻轻拍了拍我的肩。

有些声音,不用说出来。

园趣

■李丁玲

清晨的风裹着凤凰花的香,我踩着树影里的碎光,走进那条浸着墨香的诗词长廊。朱红的廊柱托着一块块木板,古香古色,风吹来,还有淡淡的水香,檐下的诗句在晨光里泛着暖——“死去元知万事空”的沉郁,“毕竟西湖六月中”的清旷,一字一句都像从时光里走出来的故人,与我轻声对谈。

长廊尽头的小园,是藏在书声里的温柔角落。花叶相簇,风过处便漫起清甜的气息,像孩子们课间趴在廊边低语的温度。园中央立着块青灰石,上面“园趣”两个字带着稚气的力道,是许多年前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留下的。我总爱站在这里,指尖抚过石面的纹路,仿佛还能触到她落笔时的认真,想起初见那天的模样。

那年秋阳正好,她被母亲牵进我的教室,娇小的身子是那样柔软,眼睛亮得像盛了星子,仰起脸甜甜地喊一声“李老师好”,声音脆得撞碎了满室晨光。此后的日子,她便像园里那株抽芽的绿植,在书声与笑语里慢慢舒展——课堂上举得高高的小手,课间蹲在花坛边数蚂蚁的专注,运动会上攥着接力棒奔跑的倔强,都成了我对她最鲜活的回忆。寒来暑往,月季开了又谢,茉莉香了又淡,她的脚步踏遍园中小径,最后把“园趣”两个字,认真地刻在了时光里。

后来的某个春日,老同事从某单位回来,笑着跟我说起遇见她的模样。穿着利落的职业装,眉眼间还是当年的清亮,认出老同事时立刻弯起眼,骄傲地说:“我是华园娃。”那语气里的笃定,像极了当年站在石前,一笔一画写着“园趣”的小丫头。

这天,我又走到小园里,春光把花叶染得愈发鲜润。“园趣”二字在风里静静立着,像在等每一个归人。那些曾在这里奔跑过的孩子,如今已带着华园的温度,散落在各行各业——有的成了伏案的医者,有的成了执笔的教师,有的像她一样,在平凡的岗位上,把“华园娃”的骄傲,说给每一个遇见的人听。

风又吹过长廊,诗句在檐下轻响,小园的花香漫过来。那句“这里是培育状元的摇篮”在我耳畔响起,可我觉得,比状元更珍贵的,是这些眼里有光、心里有爱的孩子。他们像这园里的草木一样,在时光里扎根,在爱里抽枝,最后把自己活成一束光,照亮自己,也温暖着这片滋养过他们的小花园,使得这片小花园更加趣味盎然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